

裝置藝術家堆疊「紙山」

引導公眾感受時間與生命

佛教裏使用「剎那」(梵語Ksana)作為量度時間的最小單位，時長約為0.013秒。它亦表示不停重複的生命循環，在這短短一剎之中，包含了出生、死亡與再生。時間真是循環往復的嗎？又或者只是在線性地流經？它沒有形狀，沒有質量，如何才能觸碰到？走進跑馬地山村道V54大宅，也許可以從藝術家的線條、紙張與皺褶之中，找到通向你自己答案的路徑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保良局「V54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」於2016年起開展，將三級歷史建築V54法式大宅提供給本地及國際青年藝術家作為短期住宿及創作空間，再透過舉辦展覽等各類文化活動，為社區大眾帶來不同的藝術體驗。今次名為「Line 線」的展覽由日籍居港藝術家Ayumi Adachi操辦，展覽由即日起至6月21日舉行。藝術家用其獨特理念，在這一方古老優雅的空間內以裝置藝術將「時間」具象化，使之變得可觸可感。

白紙黑筆「繪畫」時間

走進V54大宅，映入眼簾的是三個房間內堆疊連綿的「紙山」，白色紙張上充滿可能性的無數灰黑線條，隨着紙張皺褶與投射燈光的掩映變得曲折立體，承載着觀者的想像與沉思蔓延開去。其中一個房間還設置了潺潺流水聲的背景音，盡顯空靈之美。「好多人都覺得V54大宅好靚，幸運是我自己能夠在這樣的空間內做展覽，其實僅憑這座建築本身，就可以吸引很多觀眾。」Ayumi說。

把時間藏於堆疊紙山中，Ayumi向記者演示講解了她創作紙山的流程：在兩張白紙上，用黑色油性記號筆畫上數量、粗細不等的線條，再將兩張紙揉皺後連接在一起。「白色紙張即意味着『未到的時間』，代表什麼都未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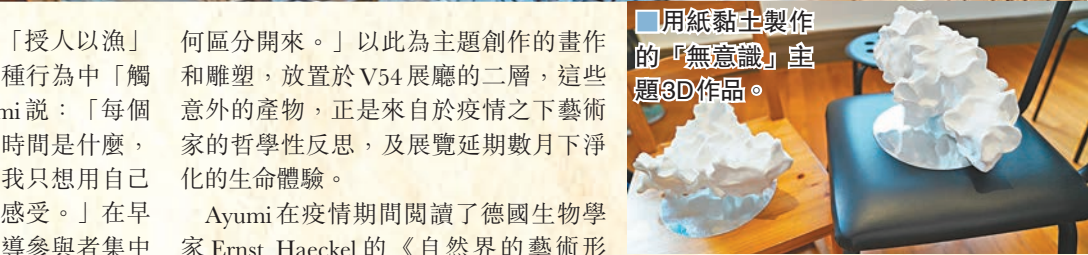
跑馬地山村道V54大宅。



藝術家Ayumi/Adachi



V54三個房間內擺滿藝術家親手製作的「紙山」。



用紙黏土製作的「無意識」主題3D作品。



生；紙張上的線條，代表一路「進行中的時間」；而畫過線之後的紙張便是『過去了的時間』。但過去的時間中總有一些事發生，就好像紙張的皺褶，令『2D』變作『3D』；現在我將兩張紙貼合在一起，每張紙可以代表一天，或者一個下午的時間，而連在一起後的兩張紙，便代表continue，即時間的延續。」V54大宅屬保護性建築，因此不能在牆體上留下膠水或圖釘的破壞，佈置展覽時Ayumi乾脆完全捨棄了外力黏貼，而是讓紙圈依靠自身的皺褶互相承接、托舉，綿延開去。

早在2015年起，Ayumi便深受佛教理念影響，幾年以來她就曾以金屬線構成的白色泡沫、玻璃鏡面上的水波紋等來表現「重複」的概念，以表達對於循環「剎那」的思考。此次她選擇白紙作為媒介，備展中需要不斷重複畫線、揉紙、連接紙張的行為，她感到非常享受：「畫線就好像祈禱般，感受創作時從身邊流逝的時間，然後把它融入線條

中。」Ayumi非常希望以「授人以漁」的方式，令觀眾亦可在這種行為中「觸摸」到時間的質感，Ayumi說：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，至於時間是什麼，其實沒有一個確定答案，我只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幫助他們思考和感受。」在早前舉辦的工作坊中，她引導參與者集中意念在紙張上畫線，那個拉出線條時或長或短的瞬間，就是他們最接近時間本體的時刻。「我叫他們用自己喜歡的筆，什麼顏色、型號都可以，最後將我畫的紙張和他們的連在一起，做出好像社會一樣的效果。」

展示意識與無意識概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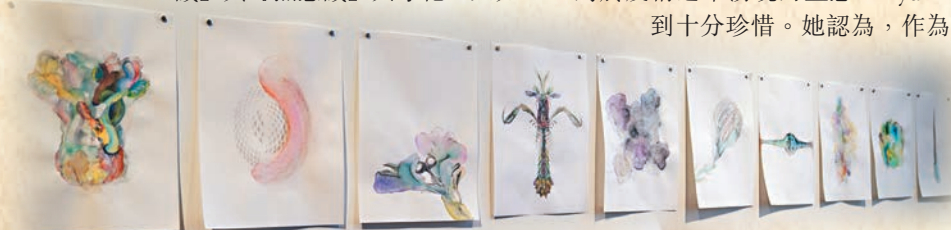
原本預定2月開放的展覽，因為疫情緣故推遲了整整四個月，在這段時間內Ayumi產生了新的興趣：關於「意識」與「無意識」的概念，以及兩者之間模糊的邊界。「這些日子我感到，疫情發生是我們控制不到的，或許可以將之歸為『無意識』，我不禁好奇如何將『意識』與『無意識』具象化，又如

何區分開來。」以此為主題創作的畫作和雕塑，放置於V54展廳的二層，這些意外的產物，正是來自於疫情之下藝術家的哲學性反思，及展覽延期數月下淨化的生命體驗。

Ayumi在疫情期間閱讀了德國生物學家Ernst Haeckel的《自然界的藝術形態》，被書中許多動植物的插畫所吸引，於是選取了一些彩色打印了出來，發現用水暈染過後，紙張上的顏色會發生奇妙的轉變：「比如灰黑色會轉變成藍色，我也不知是何原理，但這些非我能控制的部分而導致的變化，剛好表達到『無意識』的部分。」她希望觀者可以從這模糊的暈染與殘餘的清晰畫面的對比之中，感受到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流動。而在安裝畫作的過程中，她見到因為暈染而微微捲曲的紙張，在射燈之下的投影也有了各異的形狀，Ayumi認為這也屬於「無意識」的部分。

創作要跟隨世界的變化

對於疫情之中湧現的靈感，Ayumi感到十分珍惜。她認為，作為一



Ayumi Adachi在疫情期間的創作。

為保護古老建築內部，Ayumi未使用膠水、圖釘而只是依靠紙張本身皺褶連接。



「三國志·文化主題特展」架起中外文化交流橋樑



銅車馬儀仗俑

網上圖片



觀眾觀看明代關公銅坐像。

網上圖片



展覽以往在日本舉行時，吸引不少觀眾排隊入場。

網上圖片

「早在2008年，我們在日本辦過一次三國主題的文物展覽，引發當地民眾觀展熱潮。去年我們在日本開辦為期半年的『三國志·文化主題特展』，展出更多新發現的文物，參觀量達到50萬人次。」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展覽處副處長李天凱說。

近年來，隨着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與進步，不少新發現的重要考古成果走出國門進行巡展，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。「三國志·文化主題特展」就是一個縮影。展覽背後是中日兩國專家3年攜手尋訪50多家文博單位，從中精選170餘件珍貴歷史文物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「三國志·文化主題特展」今年回到中國後，在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先期以「雲直播」的方式與觀眾見面，直到5月初才正式開始線下展覽。

部分展品乃首次面世

走進北京的中華世紀壇藝術館「三國志·文化主題特展」展廳，彷彿進入了一幅恢宏的歷史畫卷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栩栩如生的壁畫，上面描繪着觀眾們熟悉的三國故事，接着是陣列整齊、威風凜凜的銅車馬儀仗俑，可靈活調節高度的陶製鏡台，繪有彩色精美圖案的陶製燈盞等等。「展覽接待量有限制，除了閉館日以外，預

約都是爆滿。」李天凱說。「觀眾們希望通過這些承載着豐富文化內涵的三國文化遺存，從中回望真實的『三國』社會風貌。」

「2008年固於三國考古成果分散、偏少等因素，赴日本參展的三國展品一半是文物實物，一半是演繹作品。而隨着近十幾年考古發掘的進展，實物展品佔到整體展品的90%，其中有一些還是首次面世的新成果。這次的三國展相當於近些年三國文物的大集合。」李天凱說。

「此前，外界對於曹操墓的認定一直有些爭議，但隨着曹操生前所用武器的銘牌『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』的發現，這個問題就基本『蓋棺定論』了。」李天凱說，一提到《三國演義》，大家就會想到曹操、劉備、孫權等人物，但是嚴格意義上說，曹操屬於東漢人物。因此，整個展覽跨越東漢、三國、西晉等時期，反映了隨着時代發展，生產力的變遷和生產工具的變化。

「漢代冶鐵場景的畫像石、環首鐵刀的發現說明鐵器在漢代的運用已相當普遍。」李天凱說，冶鐵技術的改進，有利的冶鐵業政策，使得鐵器生產規模日趨擴大，迅速取代了青銅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軍事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器具。

漢墓中見證象戲的興盛

彩繪騎象俑、象戲畫像石、彩色玻璃等的展

出則反映出在漢代，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岩石介紹，在漢代，象戲是百戲的內容之一，在漢墓中有不少象戲俑出土，在畫像石上也常有象戲、馴象的內容，可以證明當時象戲的興盛。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商賈往來，給中原帶來了諸多奇珍異寶。據《漢書·武帝本紀》記載：「南越獻馴象。」可見在當時，已有國家向朝廷進貢馴象。

於出土的玻璃珠，李天凱認為，部分紅色玻璃可能來自印度、東南亞，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輸到中國；另有藍色玻璃珠，其成分與技術應為中國本地自製，這類藍色玻璃曾廣泛流行於南方各地，影響遍及東部沿海甚至日本、朝鮮等地，可見當時對外貿易往來的繁盛之景。

李天凱表示，「晉平吳天下太平磚」是標註三國史的重要文物。這塊磚出土於南京江寧寧西晉墓，側面模印了花紋和文字，文字內容連讀為「姓朱江乘人居上(描)大歲庚子晉平吳天下太平」。這裏的庚子年應為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，這一年西晉滅吳，三國落幕。

據介紹，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自20世紀70年代起開始承擔國家一系列重大文物展覽任務，到目前為止，共舉辦200多項文物展覽，遍布世界五大洲數十個國家，觀眾超過4,000萬人次。

文：新華社



俯瞰安吉縣上墅鄉劉家壩村。

俯瞰安吉縣天荒坪鎮橫路村。



浙江水鄉風情 助推美麗經濟

近年來，浙江省湖州市織里鎮南太湖沿岸的義舉村、伍浦村、廟兜村等水鄉村落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突出「一村一品」，利用濱湖風光、澳港資源和鄉村文化，打造各具特色

的水鄉民宿，促進美麗經濟發展，助力農民增收。

同樣位於浙江省的安吉縣近年則重點治理鄉村污水、推廣垃圾分類、加強森林保護，讓青山綠水成為當地「金名片」。盛夏時節的安吉縣，村舍掩映在翠綠的竹海、茶園、山林中，構成一幅幅美麗的畫卷。

文、圖：新華社



織里鎮義舉村的尚義古橋。



湖州市織里鎮廟兜村。